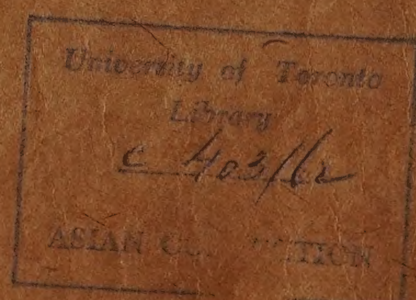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鬭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鬭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鬭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廆悔之遣其

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爲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成帝咸和四年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抡埿使輔其子葉延保於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子

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於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灑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灑羌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

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爲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爲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鄰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秋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衞將軍慕容兀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　冬十月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爲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犇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漒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

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於涇勒川大破之

秋七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九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帥其餘衆降於熾磐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

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諡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爲彊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柴爲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

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爲王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眾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逵等帥部眾二萬餘落叛秦

犨昂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

王下其議公卿以爲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爲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緜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　夏六月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捷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鎭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鎭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　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

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犇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秋八月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閒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犇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犇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凉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眞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眞達詣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亦請命於魏丁亥以拾寅爲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孝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

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

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
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
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
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
王
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
世子伏連籌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
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
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

可復尋仕進無嫌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枹罕鎭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於魏詔以伏

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爲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爲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爲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爲西
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
於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其地
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
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孝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
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
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
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犇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眞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眞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眞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爲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

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狄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爲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　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

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為河南王使統降衆以元諧為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二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爲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廣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鎭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爲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

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旣欲歸朕唯敎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

隋王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幷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它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

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幷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

逃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

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爲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犇至伏俟城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天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張溥曰吐谷渾若洛廆皆鮮卑涉歸子二部馬鬭兄弟責言東西遂分阿干之歌哀思骨肉傳之子孫爲輦後鼓吹大曲其亦詩人常棣之義乎葉延痛念父讎縛草泣射辟奚憂傷三弟避位而死視連感父悲隕不遊娛酣宴者十五年阿柴舍子立弟折箭戒後勉以戮力一心共固社稷咸誠心爲本孝友世承中國之君尚或愧之劉彧蕭繹死不食餘矣阿柴幷兼氐羌地方數千里居沙州號强國常登西强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乃遣使入宋獻方物封澆

河公是通諸夏之始也慕璝歸魏禽赫連定送
京師太武策爲西秦王魏公卿議論矜大謂小
白賜胙重耳受田塞外小國封賞宜靳其後貢
獻頗闕此妄以天王自待而徒失遠人之心也
慕利延殺緯代叱力延等出逃魏詔晉王伏羅
討之遂犇于闐國樹洛干子拾寅立數傳當隋
鬼王訶叛父歸命文帝拒以大義乃止國以孝
弟始者反以大逆終夷族擾擾失豈在詒謀哉
吐谷渾西走以來賢而强者莫若阿柴暴大而
久於位者莫若夸呂啓土則氏建公孫雄盛則

君稱可汗强弱之際可以觀世卽中國禮樂之鄉先王仁義之化傳及百年不能無變必欲責鮮卑有治無亂其道誠難抑論祖先立國則賢於朱蒙等遠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八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爲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閒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

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爲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爲長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

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
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
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
之夏四月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
子緯太子卽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
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爲
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
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
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
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爲長廣王也數爲顯祖所

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爲賊故珽亦怨之
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
旣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
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
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爲景烈皇帝
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閒王孝琬怨執政爲草人
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
也又前突厥至幷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

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閒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塡庫矟幡數百上皇以爲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衞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

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
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
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
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
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
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
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
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
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

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别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

辛巳齊以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
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
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
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
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
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
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
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
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

王公必無異志世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幷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王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

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旣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

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
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
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
梓宮在殯事太悤悤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
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
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
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
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並爲先
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待
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眞出必喜之帝及太

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遥
爲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
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人
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
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
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
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巵酒言訖
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
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
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

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

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衞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幷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衞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

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

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王從之召入爲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尉趙彥深爲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爲尚書令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謟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禀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壬午齊以瑯邪王儼爲太保瑯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瑯邪王眼光奕奕數步

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閒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

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
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
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
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
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
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
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
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
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
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是

矯詔誅之尊兒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眾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

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瑯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於帝曰瑯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

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爲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轝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

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卽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

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弰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顒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爲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初胡太后旣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駡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

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恆與吾輩

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

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斑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

曰小人乃敢爾後斑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

又怒斑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

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

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

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

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斑因而

間之光弟羡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

兵士馬精彊鄯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傚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

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閒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旣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

佐封土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

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
儀同三司恆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
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
七賜矟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
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
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及出人尤其抗
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
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
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
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

者白使人吏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
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爲懼表解
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
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
辨世酋皆死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
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
萱密語告珽珽求爲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
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軍因言珽與廣寧
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
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

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

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爲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閒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

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人然齊王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足屏氣殺生予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幷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

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

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

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撿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閤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

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　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

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

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二月齊主言語澁吶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

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襷之服行乞其閒以爲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鬬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幷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

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旣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鎭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閒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

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犇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

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犇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閒電埽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

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幷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衞聘於齊以觀釁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知之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

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
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
堅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
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
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
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弢曰齊氏建
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
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
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
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煚曰河南洛陽四

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
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彊齊弱我
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旣有備
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
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
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
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
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
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旣克南城圍中潬二旬

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

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鎭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

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
偫有備百姓安業疆埸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
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
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
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
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
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
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
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
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

午齊王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王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王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王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王從之周齊王憲

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爲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王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王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王至平陽周王以

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論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

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
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忼慨自若
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
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
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
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
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
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
城西石上有聖人迹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
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

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

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
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
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
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
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卻守高
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
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塡塹
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
並騎觀戰東偏小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

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
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
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
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衞張常山自後
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
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
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
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
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
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

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叅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褘翟等
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
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
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
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
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
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
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
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
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

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犇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衞近臣三十餘人西犇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

王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
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
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
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
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
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
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
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
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
門而出欲犇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

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

之齊王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諮稟𨿽自以宿習舊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𨿽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祗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𨿽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衞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

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王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犇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

大亂爭門相塡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
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
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
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
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屍中
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飮酒盡醉臥延宗
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
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
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
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

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
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内空虛
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
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
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
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
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
齊主以爲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
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
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

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

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

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

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

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

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

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

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

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

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王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
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幷州獨
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
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
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王不悅斛律孝卿請齊王
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
齊王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
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
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司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

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勱將兵侍衞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勱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幷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勱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

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王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王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王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即皇帝位生八年矣
改元承光大赦尊齊王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
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
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
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
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
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
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
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
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

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

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埽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

車騆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湝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幷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爲上柱國封應公

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犇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

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爲改葬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諜覘之候騎

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皆駭懼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顚覆今日得死無愧

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琬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琬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

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犇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幷
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　周主
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
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旣克幷州復遣韋孝寬招
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
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
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
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
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
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

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衞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爲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

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爲温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

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毁撤彫斵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温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幷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

於邊裔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 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爲紹義所殺

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王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張溥曰趙高教胡亥肆志寵樂和士開說齊湛縱橫取快百世而下其術同符若祖珽進計欲上禪位東宮始稱極貴則振古未聞也高氏以豪俠起北邊世無令德歡演簒弒澄洋淫暴魏鼎遽遷桀宋無恙人方謂徼天過厚惠逆吉凶理有未信又甚以武成繼極惡等文宣河南河間樂陵諸王無罪而殞羣小朋昏牆茨不埽及身而斃逸罰猶譏況太子不肖無故禪立婢媪擅定策之功優笑獻推戴之力宮車未晚而新君受朝太上方壯而元子南面是則桀紂同宮

幽厲並國上下爲戲勢不終朝周人起而乘之
豈特武王觀兵沛公入關而已趙與鮑宏請從
河北直指太原其策若行周師一出齊可立定
猶更需後舉假以歲月者此周武之不斷非齊
人之善守也斛律光死齊久無人晉陽城陷騶
馬不達韓高握槊馮妃獵圍周師旣逼開陣合
戰婦人唱走未敗而逃后服方至中途齊國已
非王有安德王延宗患難權立奮身死戰東門
之役周武幾縛不意鳴角還兵醉人不整力屈
被擒敗非其罪以劉諶哭廟之忠負子嬰素車

之辱豈非天乎王緯棄平陽走鄴繼又棄鄴走
青州顛沛無策唯有逃遁然遷國不再身將安
歸孝珩徙出滄州苟子溢縱暴鄴境時最危急
尚猜忌忠戚放縱宦官死而不悟夫復何言廣
寧任城共謀匡復爲憲所執趙穆等迎立范陽
敗犇突厥挽覆舟於中流起死人而肉骨宜其
難也齊緯窮蹙禪於子恆厥父覆轍躬亦效之
八歲之兒亦蒙帝號而死悲哉



